

#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宣传标语的语言景观分析

李晨

(西北师范大学 730070)

**摘要:** 新冠疫情突如其来情境之下,防疫标语的出现构成疫情特殊时期的语言景观现象,并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播意义与价值。通过标语的文本分析可以看出,以文字模态为基础所形成的语言景观,在疫情防控期间发挥着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功用,并彰显出强大的文化认同、共同体意识、地域文化间的兼容交流、精神文化的物质化呈现等文化内涵。所以研究防疫标语语言景观的文化内涵及其所彰显的文化价值就具有了必要性及重要性。

**关键词:** 语言景观;文化传播;防疫标语;文化价值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随着疫情形势的严峻,中国多个省份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中央决策部署,各省市制定周密的疫情防控方案,基层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群众的配合度成为疫情防控工作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因此,在疫情防控实施过程中,对基层群众的宣传动员极其重要。它“从传达疫情资讯、普及防护措施,到呼吁人们从思想上重视、行动上落实,给人们带去了疫情防控的智慧和力量”(人民日报,2020)。

### 1.2 标语的定义及特征

“作为一种宣传工具,标语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付珊珊,2016)作为一种用简短文字写出的并带有宣传鼓动作用的口号,标语在社会共意动员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标语是我国政治宣传的一种重要方式,在面临紧急情况 and 重大政策的宣传时,标语是进行社会动员的强有力载体。宣传标语是主要以视觉为基础,它具有简明性、号召性、针对性等特征。新冠肺炎疫情特殊时期的宣传标语不仅具有一般宣传标语的特征,还具有独有的特征:

(1) 硬核式: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如“今天沾一口野味,明天地府相会”等标语,旨在让居民增强防范意识。有些用词在日常生活中听起来很刺耳,但疫情期间,点赞这些标语的网友多,因为这类标语对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具有非比寻常的作用(董洪杰,周敏莉,2020)。(2) 科普性:疫情发生之初,为了引起广大民众的警觉,各地纷纷制作了大量朗朗上口的科普宣传标语,出现了“因为爱你,离你一米”;“抗疫不复杂,只需一米线”等疫情防控知识宣传标语,既有科普价值,又很暖心。(3) 劝阻性: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政府和各组织多次强调严禁聚集,但仍有聚集性疫情新增病例,这表明劝阻方面还需加强。“串门就是互相残杀,聚会就是自寻短见”;“今天到处串门,明天肺炎上门”等标语,说明了疫情期间聚集的危险度,具有教育意义。

## 2. 语言景观

### 2.1 语言景观综述

自1997年以来,许多国际学者开始关注语言景观并取得研究成果。斯考伦(Scollon)、许布纳(Huebner)、分别于2003和2009年提出了场所符号学(place semiotics)理论和SPEAKING模型,以此作为语言景观分析框架;拉斐尔(Ben-Rafael)、斯波尔斯基

(Spolsky)、赫克特(Trumper-Hecht)曾尝试构建该领域专有的理论体系,分别提出了语言景观构建原则、标牌语言选择理论、景观分析的三维理论模型。

国内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系统的语言景观研究可以将尚国文、赵守辉全面梳理语言景观研究的视角、理论和方法(尚国文,赵守辉,2014)视为起点。尚国文、赵守辉较早对语言景观的理论、方法、维度、视角等进行了全面梳理(尚国文,赵守辉,2014)。此后,徐茗等(徐茗,卢松,2015)、(徐茗,2017)、段袁冰(段袁冰,2016)、巫喜丽等(巫喜丽,战菊,刘晓波,2017)、张天伟(张天伟,2020)又从不同视角对国内外语言景观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并对未来国内语言景观研究提出展望。

### 2.2 语言景观的概念

在社会语言学中,对公共语言标牌上语言使用的研究称作“语言景观”研究。Landry & Bourhis (1997: 25)最先提出并使用“语言景观”的概念,并将其界定为:“出现在公共路牌、广告牌、街名、地名、商铺招牌以及政府楼宇的公共标牌之上的语言共同构成某个属地、地区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不少其他学者给语言景观做出界定。例如,Itagi & Singh (2002: ix)提到,语言景观指的是“公共领域中可见的书写形式语言的应用”;而Jaworski & Thurlow (2010: 1)则从社会符号学角度将其定义为“语言、视觉活动、空间实践与文化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

基于上述定义,语言景观的核心背景是“公共空间”。Ben-Rafael (2009)借用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的概念,认为标牌所存在的公共空间指的是社会中不属于私人财产的任何空间,如街道、公园或公共机构等。在这些为公众所共享的空间中,标牌语言所构建的语言背后蕴含着创设机制和思想意识。

### 2.3 语言景观的功能

语言景观本身可以发挥两种功能: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和象征功能(symbolic function)(Landry & Bourhis, 1997)。信息功能主要指的是语言景观可以提供信息,帮助人们了解构成某个语言群体的或社区内使用语言的特点。象征功能指的是语言景观能映射语言权势与社会身份和地位。

## 3. 新冠疫情下的防疫标语语言景观研究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如何有效阻击疫情传播、降低群众被感染的风险成了重中之重。而抗疫标语的传播无疑对激发民

众的群体警觉具有深刻的宣传价值。

### 3.1 防疫标语的信息功能

(1)“口罩还是呼吸机，您老看着二选一”这句标语旨在呼吁老年群体出行戴口罩。“您老”将话语对象限定为老年社会群体，结合疫情环境可知，老年群体防疫意识薄弱，且易违背防控疫情条例。这里包含话语预设：如果不戴口罩，老年群体极容易感染病毒。“看着二选一”利用老年群体对病毒的恐惧，警示老年人出行应戴口罩。

(2)“今天到处串门，明天病毒上门”，旨在奉劝群众过节不要走亲访友，居家隔离。“今天”，“明天”两词，以听话人所在的时间为指示中心。整句标语正是通过这种缺乏证据的断言增强了话语的针对性，达到以言成事的效果，对于此类标语，民众大多表示接纳与支持。

(3)“大爱无疆，最美逆行”这类标语较为特殊，它将受众对象划定为“参与抗疫医疗卫生工作的人员”，旨在歌颂赞扬医护人员抗疫期间的奉献与牺牲精神，将医护人员与病毒、与病患生命流逝的抗争过程形成隐喻，“疫情防控”一词，易形成高度的情感连带。

这些深入人心的标语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防控政策传播开来，能够有效引导人民群众积极落实综合防控措施。

### 3.2 防疫标语的象征功能

中国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一直受到国际的密切关注。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原则，不少国家和地区雪中送炭，为中国送来一批又一批的援助物资。其中，日本采取的诗词寄语形式引起了国民的极大关注，也迅速让中国民众产生情感共鸣。

(1)“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是日本汉语水平考试 HSK 实施委员会送往湖北的物资包装箱上印着的标语。日本在援华物资上选取这八个字作为寄语，寄托了中日两国共渡难关的温情。“山”与“川”仅相差一横，喻指不同地域；“风”与“月”，喻指同一片天。从信息传递双方的交流观感来说，运用诗词既能增强两国的情感，也能体现出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尊重。

(2)“岂曰无衣，与子同裳”是日本仁心会等华侨企业联合募集的一批物资上贴着的标语。这句诗出自《诗经·秦风·无衣》，是一位在日中国留学生建议使用的，用以表达华侨同胞与祖国人民同在的牵挂之情。这句寄语以对话的形式，传达了在新冠阻击战中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之意。

日本采取的诗赋寄语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创新的外交思路，标语带来的情感认同和人文交流作用一方面增强了共情，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两国的良性外交。

(1)“青山一道，同担风雨”是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送往日本的防疫物资上所书写的。这句标语出自唐朝诗人王昌龄的七言绝句《送柴侍御》：“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萧涤非，马茂元，程千帆，1983）“风雨”喻指全球疫情浪潮，而“同担”更是蕴含着中国与日本共渡难关的信心，与日本“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寄语有异曲同工之妙。

(2)伊朗是首批支援中国的国家，疫情暴发后，中国驻伊朗大使馆第一时间送去了支援物资，并附上了“亚当子孙皆兄弟，兄弟犹如手足亲”的寄语（李运富，2020）。这则标语既贴合伊朗的民族文化，也符合中伊的友好外交局势。“兄弟”喻指施以援助的中方与接受援助的伊方，亲切的称谓对鼓舞伊朗人民积极抗疫、维系中伊双边友好关系具有重大影响。

(3)“玫瑰铃兰花团锦簇，油松丁香叶茂根深”是沈阳支援日本札幌的抗疫物资上写着的标语。此标语全句并未出现任何与疫情有关的词眼，但结合抗疫援助的语境可知，“玫瑰”和“油松”等自然植物喻指两市友谊，“花团锦簇”和“叶茂根深”则表达了希望札幌市在春季到来之时摆脱疫情困扰的美好愿望。

面对全球性的病毒灾难，中国践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些援外物资上的标语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大国气度，也在这次席卷全球的疫情中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投桃报李的真情。

## 4. 结语

新冠肺炎疫情堪称世界史的特殊节点，疫情激发了我们对人类关系治理的进一步反思。从语言景观的象征功能可以看出，国家文化虽有不同，但只有国与国坚持互利共生、共克时艰，才能顺利渡过难关。标语以语言文本为基础所形成的文化景观，在疫情期间除了传递信息，并且发挥着文化教育与交流功用，彰显出强大的文化认同、共同体意识、地域文化间的兼容交流等文化内涵。因此，语言景观再现文化内涵，促进文化间传播。

## 参考文献：

- [1] Itagi, N. & S. Singh. 2002. Linguistic Landscaping in India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New States [M]. Mysore: Central Institute of Indian Languages and Mahatma Gandhi International Hindi University.
- [2] Jaworski, A. & C. Thurlow. 2010. Semiotic Landscape: Language, Image, Space [M]. London: Continuum.
- [3] Landry, R. & R. Bourhis. 1997. Linguistic landscape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An empirical study [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6: 23-49.
- [4] 董洪杰, 周敏莉, 等, 2020, 网络语境下标语的传播及适应性调整 [J], 语言文字应用, (2): 132-142.
- [5] 段袁冰, 2016, 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景观研究——多语研究的新路径 [J]. 湖南社会科学, (2): 214-217.
- [6] 付珊珊, 2016, 新时期标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 [D], 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 17-18.
- [7] 好标语凝聚精气神 [N], 人民日报, 2020-2-14 (5).
- [8] 李运富, “岂曰无衣, 与子同裳”常解质疑[EB/OL], 汉字学微刊, <https://mp.weixin.qq.com/s/scOLqazHO9-byYdGZkAdZg>, 2020-02-16.
- [9] 尚国文, 赵守辉, 2014, 语言景观的分析维度与理论构建 [J], 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6): 81-89.
- [10] 尚国文, 赵守辉, 2014, 语言景观研究的视角、理论与方法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外国译刊), (2): 214-223+320.
- [11] 巫喜丽, 战菊, 刘晓波, 2017, 语言景观研究的理论视角、问题取向及研究方法——国内语言景观研究十年综述 [J]. 学术研究, (7): 170-174.
- [12] 萧涤非, 马茂元, 程千帆, 等, 1983, 唐诗鉴赏辞典 [M], 上海辞书出版社, 132.
- [13] 徐茗, 2017, 国外语言景观研究历程与发展趋势 [J]. 语言战略研究, (2): 57-64.
- [14] 徐茗, 卢松, 2015, 城市语言景观研究进展及展望 [J], 人文地理, (1): 21-25.